



就讀佛學院

悟因正式進入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就讀。三年後，她第一屆畢業，留在學院教第二屆學僧英文。佛學院只辦了兩屆，但這六年，不但為悟因建立了佛學的基礎，也為她提供了日後志業的方向，這的確是她生命中的轉捩點。



台灣成立佛學院是1945年光復以後的事。

隨著大批大陸法師陸續來台，直到1994年悟因著手出版《台灣佛學院志》時，四十年之中，台灣已出現過六十多所佛學院。如果加上最近這十四年，數目可想更多；而且不止佛學院，由佛教組織所辦的大學、研究所，也日漸增加。當然，不少佛學院往往因為經費及師資的問題，無法一直辦下去。三藏學院就只辦了兩屆，共六年，在五〇年代，這是最早的佛學院之一；另外一個是由印順導師創辦的新竹女眾佛學院。而在這以前，還有只辦了六個月的台灣佛學院，那是圓光佛學院的前身。

台灣佛學院於1948年，由妙果成立，遠從南洋請慈航來台主持，本來的計畫是先辦六個月的訓練班，然後才正式辦研究班。1949年，中共政權在大陸建立，許多年輕僧人逃難到台灣。因為國民政府懷疑中共間諜可能化裝為僧人，有些出家人就被逮捕拘留，因此有人投奔慈航所在的佛學院，台灣佛學院學僧的人數一下子增加到八十多人，在經費短缺及理念不同的諸多因素之下，六個月以後就停辦了。一直到1981年才在如悟的努力下復校，改名為圓光佛學院。這可以說明早期在台灣辦佛學院的困難。

大陸法師們為了要在台灣恢復漢傳佛教的傳承，主要致力於兩件事：一個是傳戒，另一個是辦佛學院。白聖是一位標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佛學院是為「培育出家人能修行、能弘法，作獅子吼。」在家居士讀書的機會很多，佛學院的學子應該是出家眾，這個信念深深地影響了悟因。日後她開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只收出家尼眾為學生，可以說是在三藏學院受了白聖院長薰陶的結果。

白聖（1904-1989），湖北應城縣人。十八歲出家，三十三歲接圓瑛七塔、崇聖兩寺法脈，為臨濟宗41世、曹洞宗47世法嗣。

白聖於1938年來台，接十普寺住持，並任中國佛教會會長三十餘年。白聖一生弘化利生，席不暇暖，在台灣推動傳戒、結夏安居、重視僧伽教育等，影響戰後台灣佛教發展甚巨。



1958年，應台北內湖圓覺寺住持正定邀請，白聖率三藏學院學僧至該寺與玄妙法師所辦佛學研究班學僧共同結夏。此為三藏學院學僧與圓覺寺佛學研究班學僧合影。悟因（三排右起第三）。



三藏學院的課程遵循大陸佛學院的模式，多半是大乘經論：法華經、金剛經、維摩經、楞嚴經、壇經、大乘起信論；其次是天台四教儀、教觀綱宗、禪宗語錄、唯識和中觀，以及律宗的沙彌戒和比丘(尼)戒；此外還有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而論語、古文觀止、中國史地、書法、英文也在課程中。

白聖院長說，學僧應該要會用台語誦經和講經，因為雖然學校已經用國語授課，年輕人大多會說和聽國語，社會上更多的中老年人只會台語，聽不懂國語，所以要學漢音。教漢音的老師是位台籍老先生，他逐字教學僧用漢語八音讀《古文觀止》。

悟因小時候就曾由父親教導過，因為日據時代的家庭教子女《三字經》和《幼學瓊林》，就是用這個方法讀誦的。學僧除了上早晚殿，整天都上不同的課，英文老師只有下班後才有空，所以晚上上英文。跟一般學校不同的是沒有三民主義的政治課。



與傳戒同為傳統佛制的「結夏安居」，1955夏，白聖於苗栗獅頭山海會寺舉行結夏，是戰後台灣佛教界的第一次。後，結夏安居儀制漸被佛教界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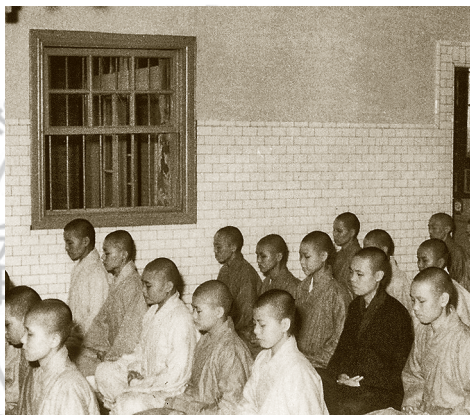
此為1959年，基隆寶明寺結夏安居過堂一景。

悟因於佛學院求學期間，共參加四次安居。分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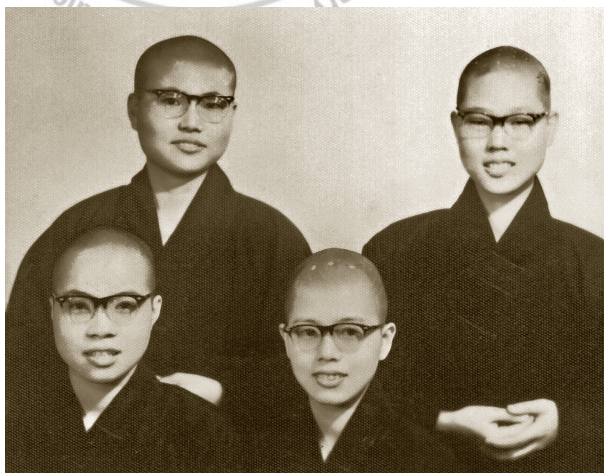
1958年，內湖圓覺寺；
1959年，基隆寶明寺；
1960年，三重德林寺；
1961年，三重德林寺。
此為1959年，基隆寶明寺用功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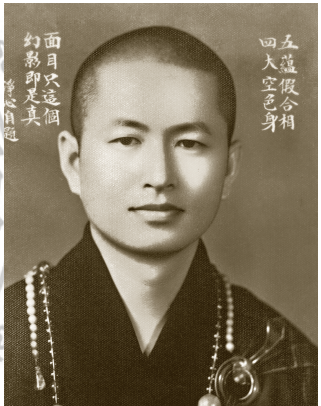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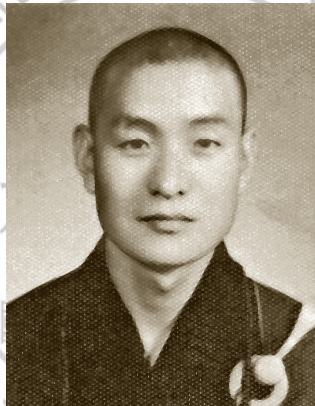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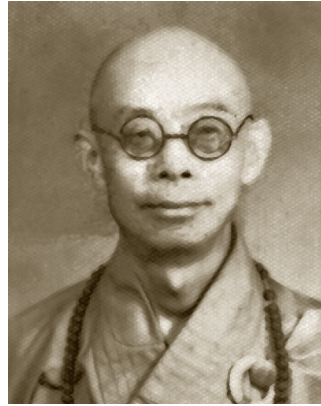


1958年，台北內湖圓覺寺結夏，安居期間白公老人並為學僧宣講楞嚴經，並提示安居實為達成學院教育宗旨最重要的方便之一。
此為安居中禪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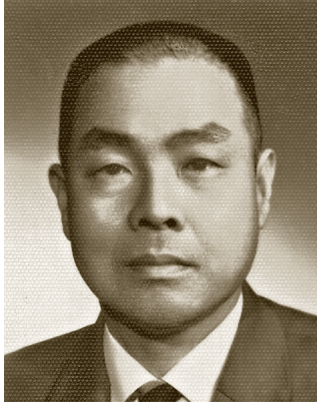


三藏學院的生活單純穩定，同學之間共修共學，結下法誼。
第一排左起悟因、聖道
第二排左起紹定、宏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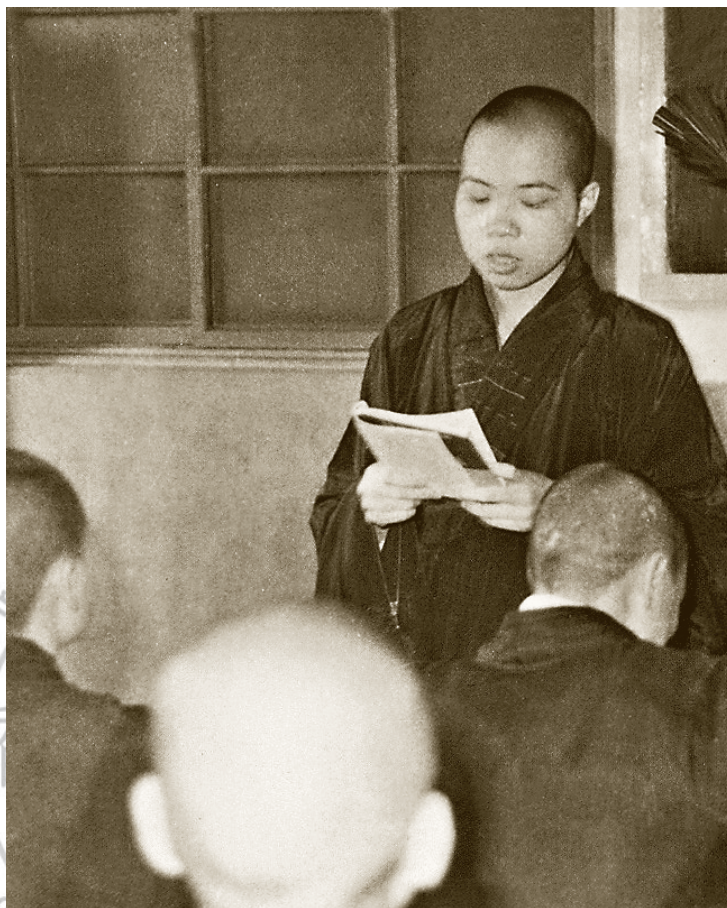


1959年，悟因於十普寺受三壇大戒。本次戒壇得戒和尚為白聖老和尚（上左一），慧老和尚（上中）任羯磨和尚，道源老和尚（上右）任教授和尚。另有真華（下左）、淨念（下中）、淨心（下右）、聖心、性常法師為引禮法師。



悟因就讀三藏學院時期的
英文老師：陳永健（上左）
總務主任：吳月珍（上右）
教務主任：吳仲行（下左）

1960年，三藏學院初級班畢業，悟因轉入高級班，同進者十五人。悟因並於佛學院任唯識學及英文助教。



晝坐當惜陰 夜坐當惜燈
遇言當惜口 遇事當惜心
閒時忙一刻 忙時閒一刻
勤為無價寶 慎乃護身術
這是總務主任吳月珍給悟因的贈言，而悟因也在六年的佛學院學習中，奠定其教理基礎，及弘化方向。
此為1962年，中國佛教三藏學院第一屆研究生畢業合影。



三年後悟因畢業，又留校三年，教第二屆的唯識和英文。在上佛學院時，她認識了心志，她們同學了一年，心志生病休學，回到高雄市的興隆寺。

興隆寺這個非常傳統的台灣佛寺，是有名的「尼姑王」天乙法師所領導的四個道場之一，心志是天乙的弟子。三藏學院辦了六年結束後，悟因考慮應該去那裡，既然她的師父明宗沒有自己的道場，佛學院所在的十普寺又只收男眾，悟因覺得興隆寺是一個很理想的去處。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天乙法師在當時是公認的傑出比丘尼。

第二、興隆寺是一純女眾道場。

第三、天乙注重叢林制度，興隆寺的住眾必須請執，接受寺院生活及運作的訓練，這是悟因在去興隆寺以前沒有的經驗。因為三藏學院雖然設在十普寺，但學生們除了上課和輪流打掃，完全沒有參與寺院的運作。

悟因十分希望有機會過出家人的寺院生活，所以她寫信給天乙。她們在台北見面，天乙問她能跟別人一起下田耕種嗎？可能怕她佛學院出身，吃不了苦。悟因回答：「別人可以，我也可以。」

於是在1963年，她南下到興隆寺。